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秦汉至三国

(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秦汉至三国（二）



k87-53

20121

10

北京出版社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者

综 述(一)

张志立 孙 海 张春霞

综 述(二)

张志立 孙 海 张敬军

旧石器时代

张志立 杨新平 张 岩

新石器时代(一)

孙 海 蔺新建 清格勒

新石器时代(二)

孙 海 李晓钟 石 箴

青铜时代(一)

孙 海 张志立 申国俭

青铜时代(二)

孙 海 张志立 蔺新建

青铜时代(三)

孙 海 张志立 李晓钟

秦汉至三国(一)

孙 泓 张春霞

秦汉至三国(二)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二)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三)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辽(一)

冯永谦 孙 海

辽(二)

冯永谦 孙 海

辽(三)

孙 海 张国庆

金(一)

黄凤岐 孙 海 李志遥

金(二)

黄凤岐 孙 海 张玉虹

元明清(一)

苏天钧 孙 海

元明清(二)

苏天钧 孙 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衡 李之勤 李昌仁 李国英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王建群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侠 王丽萍 王绵厚 马延平 尹学伟 方起东 石 箴 冯永谦
许明纲 孙 泓 孙 海 孙长庆 孙进己 孙秀仁 米文平 曲守成
朱国忱 刘俊勇 刘素侠 刘景文 任晓光 苏天钧 李宇峰 李英魁
李晓钟 李殿福 张 英 张 岩 张 鹏 张志立 张春霞 张柏忠
张泰湘 严长录 何贤武 吴喜才 杨新平 邵清隆 柳 岚 段新澍
姚义田 黄凤岐 盖山林 常春林 清格勒 崔 璇 崔福来 崔德文
塔 拉 蔺新建 魏存诚

目 录

两汉时期辽宁建置述论·····	王绵厚(721)
辽宁地区的汉墓·····	(726)
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兼论辽东郡三部都尉治及若干近塞县的定点问题·····	孙宇道(727)
古代辽宁冶铁浅说·····	刘景玉 智喜君(741)
辽宁汉晋时期农业考古综述·····	李宇峰(746)
辽宁西部汉代长城调查报告·····	李庆发 张克举(751)
辽宁朝阳袁台子西汉墓 1979 年发掘简报·····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759)
朝阳袁台子汉代遗址发掘报告·····	高青山(768)
喀左县黄道营子汉墓·····	傅宗德(778)
考古学所见两汉之际辽西郡县的废迁和边塞的内徙·····	王绵厚(780)
白狼山与白狼城考·····	刘新民(785)
西汉柳城故址考辨·····	靳枫毅(787)
辽宁建平县两座西汉古城址调查·····	李宇峰(794)
西汉柳城的发现及诸问题的探讨·····	朱 贵 李庆发(797)
后汉辽西郡治“阳乐”故址新探·····	王绵厚(799)
略论与白狼水有关的几个问题·····	张博泉(802)
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兼与张博泉同志商榷·····	王绵厚(807)
汉代白狼县古城访查记*·····	金 岳(811)
封泥浅谈·····	李恭笃(815)
辽东属国考——兼论昌黎移地·····	韩宝兴(816)
锦州国和街汉代贝墓发掘简报·····	吴 鹏 辛 发 鲁宝林(823)
辽宁锦州汉代贝壳墓·····	刘 谦(826)
锦西邨集屯英房古城址调查·····	王成生(832)
锦县西网汉墓发掘简报·····	傅俊山(834)
辽宁锦县右卫乡昌盛汉墓清理简报·····	傅俊山(836)
关于锦西台集屯三座古城的历史考察——兼论古代“屠河”与“徒河”*·····	王绵厚(839)
秦时明月汉时关·····	公孙燕(843)
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844)
“姜女坟”建筑群址的年代、性质及其相关问题·····	王德柱(855)
与“碣石宫”相关的几个问题·····	王德柱(860)
秦始皇东巡与秦代行宫建筑群址的发现*·····	李宇峰(863)
碣石门与碣石宫——秦帝国大一统天下的象征·····	杨鸿勋(866)
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	王成生(868)

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	王德柱(869)
绥中县瓦子地秦汉遗址·····	王德柱(870)
绥中县止锚湾秦汉建筑遗址·····	曲 枫(870)
贞女祠与孟姜女坟·····	人 中(871)
辽宁省绥中市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	王成生(872)
端午话“粽”画像五铢钱·····	傅俊山(873)
绥中访古话碣石·····	东 生(875)
漫谈碣石与姜女坟·····	张文俊(876)
碣石考证·····	陈大为 王成生(878)
绥中县大官帽村出土汉代货币·····	刘停战(882)
辽宁绥中发现埋金画像五铢钱·····	傅俊山(883)
绥中县高台堡乡发现汉代铜印·····	刘旭东 王云刚(884)
辽宁省绥中县老龙头汉代遗址调查简报·····	王德柱(885)
试谈牵牛织女画像五铢钱·····	傅俊山(887)
黑山县蛇山子汉代遗址调查·····	王素英(889)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雕龙玉圭的时代、用途及名称·····	周晓晶(891)
苏家屯大沟乡出五铢钱·····	卢延超 于长家(894)
沈阳伯官屯汉魏墓葬·····	沈阳市文物工作组(899)
沈阳上伯官汉墓清理报告·····	仝俊岩(904)
“玄菟”与“新城”新解——兼论沈阳东上 伯官屯古城的建置名称与时代·····	王绵厚(907)
汉玄菟郡考·····	张博泉(910)
汉玄菟郡二迁址考略·····	徐家国(916)
汉玄菟郡三迁址辨析 [*] ·····	徐家国(918)
红宝山汉墓群清理简报·····	刘长江 仝俊岩 林茂雨(920)
沈阳市红宝山东汉墓葬·····	(925)
沈阳故宫北墙后发现古城墙址·····	市考古队(925)
沈阳大南益文小区汉墓清理简报·····	林茂雨(926)
沈阳发现汉代四连墓·····	俊 岩 茂 雨(928)
西岔沟古墓群被掘事件的教训·····	孙守道(929)
“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	孙守道(933)
古代匈奴人到过辽宁吗?·····	公孙燕(943)
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文化遗迹论·····	曾 庸(944)
西丰西岔沟匈奴古墓群·····	(946)
论秽貉之“貉”非东胡人——兼考汉初秽貉地望·····	公孙燕(947)
西岔沟古墓群族属问题浅析·····	田 耘(951)
抚顺市小甲邦汉代遗址·····	武家昌(955)
再论“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文化内涵、族属及国别问题(中文提要)·····	孙守道(956)
抚顺小甲邦东汉墓·····	抚顺市博物馆(959)
辽宁抚顺市刘尔屯村发现两座汉墓·····	肖景全 郭振安(963)
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墓·····	抚顺市博物馆(966)
辽宁新宾县永陵镇汉城址调查·····	徐家国(969)
抚顺市中央路东汉墓发掘简报·····	郑 辰(971)
释辽阳出土的一件秦戈铭文·····	邹宝库(973)
居就县城址·····	(974)
辽宁汉墓述论·····	刘俊勇(975)

辽南地区花纹砖墓和花纹砖·····	许玉林(978)
辽宁辽阳县南雪梅村壁画墓及石墓·····	王增新(984)
辽阳唐户屯一带的汉墓·····	沈欣(987)
辽阳市出土马蹄金·····	马云鸿(990)
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	东北博物馆(992)
辽宁省最古铺有路面的道路——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的铺石大路·····	张世杰(999)
辽阳汉晋壁画墓群·····	竹节(1000)
辽阳县亮甲区发现很多汉墓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	陈大为(1001)
辽阳三道壕儿童瓮棺墓群发掘简报·····	陈大为(1003)
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	王增新(1007)
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	冯永谦 韩宝兴 刘忠诚 邹宝库 柳川 肖世星(1010)
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简报·····	东北博物馆(1023)
辽阳市三道壕清理了一处西汉村落遗址·····	(1028)
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	李文信(1030)
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	李文信(1055)
北陶汉墓发掘简报·····	刘景玉 苏威(1069)
海城大屯村发现汉代古物·····	(1072)
台安县汉代险渎城遗址考略·····	董凌山 崔显山(1073)
从鞍山地区出土的古代铁器和历代有关冶铁资料看鞍山冶铁业的发展·····	张喜荣(1075)
营口地区汉墓研究综述*·····	崔德文(1077)
辽宁盖县九垓地发现东汉纪年砖墓·····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1080)
辽宁盖县东汉墓·····	许玉林(1081)
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	刘俊勇(1092)
旅顺牧羊城·····	许明纲(1092)
旅大的汉代贝墓·····	许明纲(1093)
汉代“房桃枝买地券”、“镇墓券”及其他·····	张翠敏(1094)
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	于临祥(1096)
旅顺牧羊城发现古井古墓·····	于临祥(1098)
旅大劳动公园东门发现古墓·····	于临祥(1098)
旅顺市三涧区发现古墓·····	于临祥(1099)
旅顺尹家村发现古墓·····	于临祥(1099)
汉代城址·····	(1100)
营城子汉代壁画墓散记·····	吴青云(1101)
营城子汉代壁画墓·····	(1102)
汉代壁画墓·····	许明纲(1103)
汉代沓氏县探讨·····	钟有江(1104)
辽东沓水县、文县县治考订·····	刘俊勇(1107)
辽宁新金县后元台发现铜器·····	许明纲 于临祥(1109)
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	旅顺博物馆 新金县文化馆(1110)
辽宁新金县马山汉代贝墓·····	新金县文化馆(1117)
金州马圈子汉墓发掘简报·····	吕伯晋伯(1119)
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发掘·····	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1121)
大连地区首次出土西汉时期“马蹄金”·····	许明纲(1126)
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出土马蹄金·····	许明纲(1128)
旅顺博物馆藏汉代陶磨·····	王珍仁(1130)

张店汉城	杨宝德(1131)
旅顺市三涧区墓葬清理简报	于临祥(1132)
旅顺鲁家村发现一处汉代窖藏	刘俊勇(1134)
大连营城子发现贝冢墓葬及汉墓	(1135)
营城子贝墓	于临祥(1136)
大连湾刘家屯又发现一座汉代贝墓	晓 芜(1150)
牧羊城	于临祥(1151)
辽宁大连前牧城驿东汉墓	旅顺博物馆(1153)
大连汉墓初论	刘俊勇(1157)
大连地区汉代花纹小砖刍议	王珍仁 于临祥(1160)
从出土文物看大连地区汉代以前养猪业	许明纲(1162)
大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屋	王珍仁 孙慧珍(1164)
大连市出土彩绘陶楼	(1167)
大连尹家村、刁家村汉墓发掘简报	刘俊勇(1168)
辽宁大连沙岗子发现二座东汉墓	许明纲 吴青云(1171)
大连沙岗子东汉墓清理简报	许明纲 吴青云(1174)
本溪南甸滴塔堡子发现汉代铁器	杨永葆(1177)
丹东最早的城池——论汉代“西安平”和“武茨”的方位问题	王连春(1178)
丹东市瑗河尖汉城址的初步探索	王金波(1182)
瑗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	曹 汛(1184)
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	许玉林 王连春(1186)
凤城发现西汉武次县城遗址	崔玉宽(1187)
西汉武次县方位考	王连春 崔玉宽(1188)
吉林省汉代农业考古概述	庞志国 王国范(1190)
吉林省出土的汉代及汉以前的铜镜	刘升雁(1193)
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	李殿福(1195)
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	王绵厚(1201)
夫余王城新考——前期夫余王城的发现	武国勋(1206)
夫余的疆域和王城	李健才(1212)
汉代夫余文化刍议	李殿福(1215)
夫余文化的几个问题	马德谦(1220)
两汉夫余研究	田 耘(1226)
考古学上夫余文化之探索*	蔺新建 张志立(1232)
古夫余农牧业探索	刘景文(1238)
从出土文物简析古代夫余族的审美观和美的装饰	刘景文(1242)
汉代长春农业初探	达 伊(1246)
谈谈吉林龙潭山、东团山一带的汉代遗物	马德谦(1248)
吉林大学藏汉至北魏时期的文字瓦当	王 丹 于闰仪(1251)
关于吉林大学藏汉墓文字砖的“丕”字	梁冰夫(1255)
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256)
吉林大安渔场墓地的时代与族属	杨 晶(1263)
榆树老河深出土的陶器	何 明(1267)
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葬出土金属文物的鉴定*	韩汝玢(1268)
吉林榆树老河深墓葬群族属探讨	刘景文 庞志国(1272)

鎏金青铜飞马牌饰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后岗组(1275)
铜护腕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后岗组(1275)
大坡古城址	于澍仁(1276)
十八盘遗址调查简报	李新萌(1278)
神兽饰牌的随想——考古札记	王 侠(1279)
通榆出土金马牌饰	田广生(1282)
通榆县兴隆山公社鲜卑墓葬出土文物	(1283)
四平出土东汉鸟兽纹规矩镜	赵殿坤(1284)
东辽石驿古墓群出土文物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形态	刘升雁(1285)
东辽县石驿乡汉代透雕铜牌	(1287)
东辽县石驿公社古墓群出土文物的研究	刘升雁(1288)
东辽县石驿公社古代墓群出土文物	刘升雁(1291)
赤柏松汉城调查	邵春华 满承志 柳 岚(1294)
吉林通化市汉代自安山城调查与考证	柳 岚 邵春华(1297)
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之后的几种古代遗存	乔 梁(1301)
西团山文化的来龙去脉	董学增(1306)
南城子考察与发现	刘淑珍(1318)
从东团山、帽儿山汉——晋时代的文化遗存看当时今吉林市的历史与民族*	董学增(1319)
吉林市帽儿山古墓群	刘景文(1323)
吉林帽儿山汉代木椁墓	吉林市博物馆(1324)
吉林市郊帽儿山古墓群	刘景文(1327)
夫余王国故都	唐 音(1328)
吉林市东团山出土汉代陶俑	郇 明(1328)
吉林永吉县学古东山遗址试掘简报	吉林市博物馆(1329)
吉林永吉学古汉墓清理简报	尹玉山(1333)
“军假司马”印	黄一义(1335)
汉代白玉耳杯	甸 甫(1335)
延边再次发现无文“卜骨”	李 强(1336)
汉魏时期的延边农业生产工具	耕 野(1336)
论团结文化	林 沅(1337)
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1348)
团结文化居址研究*	姚玉成 李 玲(1350)
东宁县小地营团结文化遗址	金太顺(1354)
大城子古城调查记	张泰湘(1355)
东宁团结遗址出土的铁镰和陶甗	张泰湘(1359)
战国至两汉的北沃沮文化	匡 瑜(1360)
沃沮、东沃沮考略	李 强(1365)
肃慎、挹娄和沃沮	林 沅(1372)
肃慎和挹娄的考古文化	戚玉箴 孙进己(1375)
黑龙江省肇东县哈土岗子遗址试掘简报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1381)
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分期浅论	谭英杰 赵虹光(1383)
松江省依兰县倭肯河史前遗址调查报告	(1391)
佳木斯市郊山城遗址调查	佳木斯市文管站(1393)
后记	(1397)

两汉时期辽宁建置述论

王绵厚

辽宁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开拓和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历史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置始创于燕秦时代,而完成于两汉时期。辽宁地区沿革史的研究,尽管古今著述浩繁,但仍多存悬议。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西汉时代辽宁地区的建置沿革试作重新考察,并以郡治区划为限,论列如下。

一、辽东郡

《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县十八’^①。这十八界按汉志记载的顺序是: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侯城、辽队、辽阳、险渚、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文、番汗。

以上辽东郡十八县,从总的地域分布看,东起鸭绿江以东的古“溟水”,毗接乐浪郡;西界至今医巫闾山和大凌河干流以东,与辽西郡为邻;南临翰海、遥望山东半岛之汉代“齐郡”;北至“辽东故塞”。以郡治“襄平”城为中心的汉辽东郡十八县,以现今行政区划勘定,其大体分布是:“新昌、辽队、安市、平郭、文(汶)、沓氏”六县,处郡城之南,今属辽阳南鞍山、营口、旅大地区。“高显、侯城、望平、辽阳”四县,居郡城之北,今属沈阳、铁岭地区;“居就、武次、西安平、番汗”四县,处郡城之东,主要包括今辽阳以东的本溪,丹东地区及鸭绿江左岸一带朝鲜半岛北部。而“无虑、险渚、房县”三地,居郡城之西部,主要属今辽河以西的台安、黑山、北镇、盘山等县境。至于东汉安帝时分置之“辽东属国”,乃分前汉辽东郡的“险渚、房县、无虑”和辽西郡的“交黎、徒河、宾徒”。合六县之地,分置于今辽河下游以西,至大、小凌河下游的沿海之地而设。以下可参证古今诸家考证和笔者个人

涉猎闻见,将辽东郡诸县的建置地望,综考如次:

(1)襄平 古今学者考见无异,均定于今辽阳故域。汉末新莽时一度改“襄平”为“昌平”。本世纪五十年代,在辽阳三道壕发掘的汉代遗址中,出土有刻印“昌平”字样的陶片器底。进一步确认了今辽阳乃汉“襄平”(昌平)”故地,不赘述。

(2)新昌 该县治以往无确考。《资治通鉴》记载:晋咸和九年,慕容仁从平郭“遣兵袭新昌,督护新兴王寓击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②。从上述看,汉新昌故县必在“平郭”之北和“襄平”之南,并地接襄平。明清以来学者,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多考古新昌在今海城县之东。因缘此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定于海城县东北三千里“向阳寨”,本文认为汉新昌故县,应在辽阳东南今鞍山旧堡杨柳河流域,近年来在鞍山南十里的旧堡杨柳河北岸,发现了面积上万平方米的大型汉代遗址。从考古遗存和地理位置看,我认为应是辽东郡新昌县故地。该地古今为辽南孔道,距辽阳南约七十里,与史志记载合。当年慕容仁由“平郭”北进“襄平”,中袭“新昌”正在此地。

(3)辽队 前后汉及三国时均属辽东郡。《汉书地理志》辽队县注:“莽曰顺陆。(颜)师古曰,队音遂”。由上可知“辽队”即“辽遂(坠)”。从字义分析,该县治当处于辽水下游交通要冲,故王莽改曰“顺陆”。旧志多考在三叉河北海城县牛庄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置于今辽阳西南八十余里的太子河西岸、辽河东岸高坨子,今从其说。

(4)安市 安市故县过去主要有两说:一谓今海城南英城子。《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持此说。另一说自《盛京通志》以来,主营口县汤池堡北英守沟古城。参辨二说,英城子非汉城而为高句丽山城,故前说不可取。英守沟确有汉代古城,故后说较可取。

(5)平郭 前、后汉均为辽东郡南部重镇。曹魏

时曾封公孙度为“平郭侯”以镇守辽东。汉志记载平郭县“有铁官、盐官”。据此古今学者多推定在今盖县南熊岳一带,惟未能确指。一九八〇年夏笔者调查熊岳古城周围史迹,在熊岳城东南五、六里温泉附近熊岳河北岸,发现有汉遗址及遗物。据当地居民介绍,历年该地周围多出汉式砖瓦,联系其附近九垄地又有集中的大批汉墓。兹定熊岳东温泉一带熊岳河北为汉“平郭”县故地。

(6)文县 又称汶县。据《三国志》记载,正始元年“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⑩。就此可知文县与三国时北丰县均在辽东半岛近海之地。又从《资治通鉴》记载,东晋咸和九年,慕容皝曾与弟仁战于“平郭”之南和“汶城之北”。以前条考定“平郭”在熊岳城东温泉一带推断,其南汶县当在今复县境。今复县太阳升公社(乡)王家店村有“陈屯汉城”。地临复州河北岸,当为汉汶县所在。城址南临之今复州河,应即古“汶水”。

(7)沓氏 前、后汉均属辽东郡。汉志应郡注云:“氏,水也”。故县当临沓水。据《三国志》载,魏景初三年六月(239年),辽东沓县民曾浮海奔山东齐郡。可知县亦应在辽东半岛偏南。日本学者八桩三郎等,据《读史方舆纪要》谓“沓氏城在(金州)卫东南”推考,金县东南大岭屯古城为汉代沓县。今姑采此说。

(8)高显 前汉属辽东郡、后汉时与辽阳、侯城俱改属玄菟郡。对高显故址古今无确论。明清以来学者多沿郭守敬《三国疆域图》等,定于今开原、铁岭境。《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定于今铁岭市。本文认为。高显铁岭说,一无充分考古资料证明;二在《水经注》记载的“大辽水”(今辽河)由塞外南流的水域,只经过“望平”县,而不经“高显”。这与今铁岭地临辽河不符,故不采旧说。今定高显于沈阳南魏家楼子汉城。对高显故县的考证,详见另文。

(9)望平 两汉均隶于辽东郡。曹魏时改属玄菟。据《汉书·地理志》:“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又《水经注》载:大辽水“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⑪。据上可知,望平县应有如下三个地理条件:其一、在大辽水由塞外折而南流的转曲之后。并北近辽东边塞;其二、望平县在南流大辽水东岸;其三、县境平阔,故称“望平”。从以上三个地理条件看,考定汉辽东郡望平县,应置于今铁岭之南、沈阳之北。近年于铁岭市南发现的新台子大型汉代遗址。从其遗存和地望推证,应是辽东郡“望平县”故地。

(10)侯城 前汉为辽东郡“中部都尉”,后汉改属玄菟。《后汉书》陈禅传中载:(禅)为玄菟侯城障

尉”^⑫。就此可知,侯城乃障侯边地也。其地理条件至少有二:一是北临边塞,为辽东“障侯”之镇;二是地接玄菟,故后汉乃归并之。据此古今多考侯城于沈阳附近。近年有影响的想法是:沈阳东“古城子”和沈阳南魏家楼子汉城。以上述侯城地望推考,今沈阳东浑河沿岸之上柏官屯汉城,更为适中。其地控扼古小辽水之险,北依辽东故塞,有“障侯”之势。

(11)辽阳 前汉属辽东县后汉与高显、侯城俱属玄菟。辽阳故县以位于汉代小辽水(今浑河)之阳得名。对比《水经注》等著录详确。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今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子浑河北岸,调查并发现一汉城址。从其方位推定,该汉城即“水北曰阳”的汉代辽东郡辽阳县无疑。近人多误认汉阳市即今辽阳市,乃是辽代以后迁辽阳于古“襄平”方至此说。

(12)无虑 无虑县以巫医闾山得名。汉志记为辽东郡“西部都尉”。以此古今多定于今北镇县境。自1982年辽宁省博物馆于北镇东南大亮甲村发现汉城后,学界多定为无虑县治。

(13)险渌 前汉属辽东郡,后汉划归辽东属国。据《晋书》载记,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前燕慕容皝从辽西“昌黎”东攻辽东“平郭”之慕容仁,遇于“险渌”。从汉魏交通地理上看,“险渌”应位于辽河下游的陆路要冲。考古发现今台安县东南二十里辽河西岸的孙城子古城。《辽宁史迹资料》考其为汉代险渌县无疑^⑬。

(14)房县 据《水经注》大辽水系,房县应在今辽河下游东岸。清代学者《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中考辨,《水经》之房县在辽水之东有讹误,应为辽水之西。如从后汉时房县与险渌、无虑三县、同归属于“辽东属国”的建置方位看,清代学者的考辨是有见地的。房县应置于辽河西岸近海之地。近年在盘山县清水农场一带发现有大面积的汉代遗址,从地望看,当属两汉房县故地。

(15)居就 前汉属辽东郡,后汉废。汉志居就县注:“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梁水今太子河。查太子河水系,从辽阳东北汇入太子河者,今只有汤河。结合考古发现,今辽阳东南九十里亮甲山汉城当为汉代居就县,古城之西汤河即为汉志中的“室伪水”^⑭。

(16)武次 以《汉书》朝鲜列传记载,其地靠“泅水”并为辽东郡“东部都尉”。故武次县应在今辽东风城县境不误。《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定武次为风城东北三十五里的大堡古城^⑮。但从汉魏辽东郡交通地理来考察,近年发现的风城县风山乡刘家堡汉城,地处古今通道,宜置“都尉”重镇,更适为武次县

故址。故定汉武次县为刘家堡汉城。

(17)西安平 魏晋以后改称为“安平城”。汉志中记载,其县境有“马訾水(今鸭绿江)入海”。自从鸭绿江下游西岸发现了丹东市暖河尖古城,学术界已公认为汉代之辽东郡“西安平县”。

(18)番汗 番汗故县两汉俱属辽东。《汉书·地理志》番汗县注:“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汉志中的沛水是确定该县治的重要地理座标。从汉代辽东郡自然考察,其“出塞外,西南入海”的单独水道,在郡境自西而东依次有:大辽水、马訾水和鸭绿江以东的今朝鲜境的清川江和大宁江。这四条水前三条已有定称,只有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宁江古称不可确考。从汉志行文中看应即为汉“沛水”,据此中国历史地图集考番汗县为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州南,大宁江左岸古“博陵城”,是可信的。

二、玄菟郡

玄菟郡始设于汉武帝平定朝鲜之后。汉志中记载,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开设“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四郡之地,除玄菟外多不涉今辽境。只有玄菟几经迁徙,兼有今辽宁东北部。郡治初设于“沃沮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122年)迁至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流域的“高句丽县”,此即汉志中之玄菟郡。

后汉至三国时,玄菟郡再度西迁。并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将辽东郡之“高显、侯城、辽阳”三县划归玄菟。此三县之地已见于上,不繁赘述。仅将郡治高句丽县的建置变迁及地理方位略考如下:

前汉玄菟郡高句县 《汉书·地理志》高句丽县条记载:“有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从汉志中看,高句丽县境的“辽山、辽水和南苏水”,是审定其地的重要地理座标。汉志中的“辽水”应为“小辽水”指今浑河,从其县境有“辽山,辽水所出”,知其地域必在浑河上游。清代以来学者如乾隆《一统志》等,已考定高句丽县在新宾老城附近。近代著述多沿用此说,惟郡治未能确指。据近年考古发现,在新宾县城西四十里永陵以南苏子河畔,发现有大型汉城址,现存夯筑土城残存数百米,汉代遗物丰富,审其考古遗存和地望,当为玄菟郡治。其县境的“南苏水”,笔者考定为今铁岭南讯河^①。

后汉以后玄菟郡的第二迁郡治,史家素有争论。

据《三国志》孙权传等记载:“玄菟郡在辽东(襄平)北,相去二百里”。今人据此,多定于沈阳、抚顺间。《中国历史地图集》定于今沈阳东上柏官屯古城;六十年代初《辽宁史迹资料》定于抚顺劳动公园汉代古城,今姑取后说。

三、辽西郡

辽西郡创置于战国燕秦。“汉承秦制”,故《水经注》称,“秦始皇二十年,分燕置辽西郡。”汉代辽西郡以在辽河以西得名,但其郡境东界,只限于今辽西医巫闾山以西和大凌河下流以东一线。《汉书·地理志》记载辽西郡领十四县。其中“海阳、令支、肥如”和后汉“临渝县”以今行政区划勘定,均已不在辽宁境。其他诸如:“且虑、柳城、宾徒、交黎、阳乐、狐苏、徒河、文城、临渝(前汉)”等县,则分布于今辽西大、小凌河和六股河流域,其中有建置地望可考者,可综述如下:

(1)且虑 汉志中列且虑为辽西郡首县,“有高庙。”后汉不见于史志。从汉志看,前汉时且虑当为郡,但古今均无确考。据《辽史·地理志》兴中府条:“闾山县,本汉且虑县”^②。《元一统志》卷二也列“闾山县”等为兴中府故县。可见且虑应靠近今朝阳(辽金兴中府)。又以今朝阳南已有汉“柳城”;东有“阳乐”,西近右北平郡推断,汉且虑故县应置于朝阳市西北。今大庙乡“土城子”村有汉城址,城内分布汉代砖瓦、铜币等遗物,从诸地理条件比证。勘定为汉代辽西郡子“且虑县”。其西北地接汉代长城边塞的“大青山”,或为“辽史”中的“闾山”。后汉所以不见史志,或因且虑靠近边塞,秦汉时已弃守。

(2)阳乐 汉志记载其县境有“龙鲜水东入封大水。”《水经注》引据应劭《地理俗记》云:“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就此可知,“阳乐”为秦旧县,东汉以后废辽西郡且虑县,方以其地为郡治。故址明清以来因沿《读史方輿纪要》说,“柳城东百里,即至阳乐”^③。多定于今义县境。但并无考古资料佐证。近来朝阳东南小凌河北松树咀子村,发现有较大汉城,出土汉式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审其方位,初定为前汉之阳乐县。

(3)柳城 汉志中为辽西郡“西部都尉”。从其方位看,应为辽西郡西部重镇。汉志记其县境有“马首山”和“参柳水北入海”。古今诸家均定于今朝阳南。近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据辽宁地区考古资料定

朝阳南十二台营子袁台子古城。从古今地理看,可具一说。

(4)交黎 又称“昌黎”。前汉为辽西郡“东部都尉”,后汉为辽东属国都尉。《资治通鉴》胡注:“昌黎,汉交黎县,属辽西,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汉志又记其县境“渝水首受塞外(自狼水),南入海”。此渝水即今南流大凌河。据此推知交黎必在凌河下游。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进一步补证了“交黎”应在“渝水”下游西岸。以此推之,暂定汉交黎县方位在今义县南、大凌河西岸七里河或大业乡之汉、魏古遗址。

(5)徒河 前汉属辽西郡,后汉属辽东属国。汉志记载徒河县,“莽曰河福”。这里,“福”通“副”和“附”,俱有临河之意。又据狐苏县条:“唐就水至徒河入海”。综合上二条看,汉徒河县一是座临“徒河”;二是在“唐就水”下游近海之地。明清以来诸家,几乎一致考定,“唐就水”为今小凌河,并进而推定徒河县在今锦州。我认为小凌河为古唐就水尚可信,但定锦州为徒河县则与二条不符,且缺考古证明。综合分析史籍和考古资料,汉徒河源于古“屠河”,其地望应于今女儿河为古“徒河”,女儿河北岸锦西县台集屯汉城址,为汉代辽西郡之徒河县^⑨。今小凌河下游于锦州南会女儿河入海之地,汉为徒河县地。

(6)宾徒 宾徒与徒河在两汉时不仅建置归属相同,而且地名相近,故治史者多定二县相临,均依徒河为名。《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第四页据《奉天通志》,定锦州市北“营城子”为汉代宾徒县,可备一说。

(7)狐苏 汉志记载其县境有“唐就水至徒河入海”。上条既知唐就水为今小凌河,则狐苏故县必在“徒河”以北的今小凌河中、上游。近年在小凌河中上游先后发现了朝阳松树咀子汉城、羊山乡五佛洞汉城和建昌黑牛营子等古城址。从地望均可比定为狐苏县。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松树咀汉城为狐苏县,仅备一说。

(8)临渝 临渝故县两汉时有建置变迁,《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条:“渝水首受白狼水,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这里所指的是前汉时的临渝县。其中“渝水”为今由东流折而南流的大凌河,“白狼水”为中段大凌河,流经“白狼山”的部分,“侯水”为今大凌河河北支流细河(又称西河)”^⑩。根据如上地理条件,笔者考定前汉之临渝县,即今大凌河左岸的义县九道岭复兴堡一带的汉代古城址。后汉时乃迁临渝县于今山海关南渝关镇一带。

(9)文成 文成故县今无确证。《辽史》地理志中京道松江州条:“松江县,本汉文成县地”^⑪。中华书

局标点本《辽史·地理志》改上条“松江州”为“松山州”。《中国历史地图集》据此,定今建昌县巴什罕古城为汉文成县地。但审读史籍,《辽史》中上京道中已有“松山州”,故地在今赤峰市西,元代称“松州”。其地望以汉代郡界勘定,应在右北平郡而非辽西郡。故标点本断改《辽史》中的“松山州”为“松山州”,使辽代之“松山州”重复出现,并无更多根据。相反,今辽西绥中县北崔家河沿村有六股河畔“古城塞”者。系一辽城下压汉代古城。六十年代调查时,汉城尚存夯土城基。兹定该处为汉代辽西郡之文成故县和辽代之松江州松江县,殆与史志相合。

四、右北平郡

汉代右北平郡与辽东、辽西俱始建于战国时期。汉志中右北平郡治“平冈”,故址旧多考为辽西凌源和河北平泉县境。近年李文信先生考为今宁城县黑城子^⑫。郡治下领属十六县,在今辽西朝阳市境内均有四、五县,其中有地望可考者有如下诸县:

(1)白狼县 该县以“白狼山”和“白狼水”得名。白狼水学界公认为今大凌河,白狼山则众议纷纭。根据对《水经注》中白狼水诸水道的考证,我认为白狼山即今喀左县西南大阳山^⑬。以此为座标,汉代白狼县可确认为在今大阳山北麓大凌河西岸的喀左县黄道营子汉城。

(2)石城 石城县在汉志中作“石成”。该县以“石城水”得名。同据《水经注》等记载,石城川即今大凌河支流渗津河。故知石城县必在渗津河流域。结合近年考古发现,兹定汉石城县在今渗津河下游、喀左山咀子附近董家店汉城。

(3)广城故县 当与石城毗邻,并稍处东南。据郦道元《水经注》白狼水条:“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北流,西北曲径广城南”^⑭。这里的“白狼水”,专指上游大凌河即今“散木伦河”。则“广城县”必应在今傲木伦河由建昌至南公营立一段西北流向的右岸。以往诸家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多考广成在今建昌县南公营子一带,其地域相近,但未能确指。今考建昌县东北大凌河(傲木伦河)右岸有“土城子”地名,经踏察确有汉遗址,可初定为汉代广城县。

(4)字县 汉志中字县条下记载:“榆水出东”。这里“榆水”指今大凌河西源凌源南大河。至辽金时此水仍称“榆河”并在凌源西十八里堡因水名地建有“榆州”。可见古今地名沿传不易。就此可考定汉右

北平郡字县,应在今凌源南大河流域。由于近年辽宁省文物工作者在凌源县西安杖子发现了重要汉城。不仅地望与汉志中的字县“榆水出东”的方位相合。而且城址中发现了汉代郡、县一级的封泥十数块,惟不见有“字县”封记,从反面证明了这处于凌源南大河流域的重要汉城,应为右北平郡字县故城。

(5)蓟县 汉右北平郡蓟县古今无考。汉志中蓟县条下仅记载蓟县为“都尉治”。与汉代辽东、辽西诸郡比较。前者各设有东、西、中等都尉,惟右北平郡则只有蓟县一个都尉治蓟所。从西汉时代右北平郡的建置地望看,这唯一的都尉治所,应主要用以驻防郡境以北的匈奴和乌桓。因为汉承秦制,在右北平等塞外修筑“起临洮至辽东,延绵万里”的长城^⑧主要针对塞北劲酋匈奴。因此右北平蓟县都尉治所,按一般建置规律,应靠近右北平边塞。以此索证,近年在建平县西北三家子乡西胡台村附近,发现有“城子里”古城。该城地临老哈河东岸,现残存夯筑土城二至三米,城内出有战国至汉代“安乐未央”瓦当及秦汉“半两”钱和“五铢”钱等。可确认为是一处汉代古城。本文综合考察地理条件:该古城地近右北平郡北部边塞,控扼着郡治(黑城子)东北的老哈河通道、经此北去,可直通匈奴左部腹地,故审定为右北平郡之蓟县所在。

以上所述,从断代上看,仅就两汉时期的辽宁建置作扼要地历史考察。东汉以后由于自燕秦以来创

置的郡县迭有变迁,所以本文限于篇幅,对于后汉以后不属今辽宁境的郡县建置均从略;对于魏晋以后沿用的汉代建置,仍有发生变迁者,则统待后文续考。

注:

- ①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
- ② 《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咸和九年条。
- ③ 《三国志·齐王芳纪》卷四。
- ④⑪ 详王绵厚:《汉魏以来南苏水与前苏城考》。
- ⑤⑫ 《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
- ⑥ 《后汉书·陈禅传》卷五十一。
- ⑦ 《晋书》卷一〇九《前燕载记》。
- ⑧⑨ 《辽宁史迹资料》(内刊)第52—53页。
- ⑩ 见《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东北部分(第13页)。以下凡引“说明书”皆同。
- ⑫ 《辽宁地理志》,兴中府条。
- ⑬ 《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直隶九》。
- ⑭ 王绵厚《辽宁古代史交通地理述略》,《公路交通史料》1984年第1期。
- ⑮⑯ 王绵厚:《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 ⑰ 《辽史·地理志》。
- ⑱ 李文信:《西汉右北平治平刚考》,《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 ⑳ 《史记·秦始皇本纪》、《资治通鉴》秦本纪。

东北地方史研究 1985年1期

辽宁地区的汉墓

在辽宁东部的辽阳、旅大等地和西部的赤峰、喀左等地，都发现有两汉时期的墓葬，总数在几千座以上，而以辽阳为最多。这些墓葬多数为用石板、青砖筑成的地主官僚阶级墓葬，有的墓中并绘有壁画。较早的西汉墓，随葬品多有各种彩绘陶“明器”，如壶、鼎、盒之类，还有铜镜等生活用具和货币。东汉墓除一部分葬有生活用具和货币外，多随葬陶制的仓、房、灶、井、釜、灯、奩盒以至猪、狗等模型。它和彩绘陶明器一样，都是汉代豪强地主阶级剥削生活和封建意识形态在葬俗上的反映。



图一 乐舞杂技图摹本

在这些汉墓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九五七年在辽阳棒台子清理的两座东汉晚期壁画墓。这两座以南芬青石板支筑的多室墓，有墓门、前廊、左右耳室、棺室。棺室内置人骨五架，殉葬品有大量陶制井、仓、灶、瓮、奩、房等明器及漆盒和五铢钱等，计 167 件。墓中绘有内容丰富的墨彩壁画。其中有《车骑出行图》、《乐舞杂技图》、《庖厨图》等。《车骑出行图》描写墓主人出外时前呼后拥的场面。《乐舞杂技图》绘有指挥、乐队、杂技演员等 25 人，有的舞盘、有的弄丸、有的舞轮、有的倒立，一女子似在驯兽，一女子于鼓上作反弓表演，姿态都很生动。旁有乐队伴奏，左端一女子席地而坐，手执一棒，似为指挥。《庖厨图》中画 20 余人为主人准备饮食，横架上挂满甲鱼、猪头、鸡、鸭、猴、心肝等 10 余种食品。这几幅画形象地勾画了汉代豪强地主阶级生前作威作福、骄奢淫逸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一千七、八百年前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成就。

辽宁历史文物 1973 年 10 月

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

——兼论辽东郡三部都尉治及若干近塞县的定点问题

孙守道

(一)前言

《史记》、《汉书》都有关于秦汉万里长城起自临洮或敦煌至辽东的简要记载。如《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汉书·赵充国传》：“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这都说明秦汉长城是自西而东穿过了以襄平(今辽阳)为首府的辽东郡辖境。但是，这秦汉万里长城的东段——辽东长城，即自辽西穿医巫闾山过辽河以东的具体走向和行经线路终究如何？上述史书却无明文记载，成了千古哑谜，加之此一一带的长城遗迹，千百年来一直无所发现，因而古今一些学者的考证，也多是文献到文献，各有各的说法，难免纸兵之嫌，无地下实证。明代《辽东志》一书干脆认为：“古长城即秦将蒙恬所筑其在辽东界者，东西千余里，东汉以来，城皆湮没。”说“湮没”，部分湮没是有可能的，但不会全都湮没。

对此，首先应指出李文信先生对东北长城考古实有开拓之功。早在1941年，他在昭盟巴林左旗调查时，就曾向一位蒙族人探听了解到辽宁西部山区建平境内黑水一带有“老边”，即古长城遗迹的存在^①。1944年，复与佟柱臣先生前往调查发现了赤峰一带的“老边”遗迹，首次认为是属于燕秦时代的长城址^②。

建国以来，东北境内古长城遗迹的实地探查，更是考古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职责。六十年代初，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根据李文信先生提供的上述线索，曾派陈大为同志首次在辽宁建平境内调查发现了长达百余里的燕秦长城址，其中于烧锅营子一带山上保存的石砌墙基较好，相当典型。随后朝阳地区邓宝学、省博物馆郭文宣与作者也前往调查，发现黑水对岸冷水塘有一段通往战国城址的几十里长大车道，实即长城塞迹，并对沿途高山烽台登顶勘探^③。

1975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李庆发、张克举、方殿春和昭盟文物工作站项春松等同志继续在辽西以及毗邻的昭盟地区，不但进一步找到，而且发现这横贯辽西的长城线，从南到北竟遗有三道，均自西向东绵亘于群山丛岭之中。逶迤于河谷平川之上。1979年又予以调查。也是在1975年，吉林省李殿福等同志对西接敖汉旗的奈曼、库伦两旗境内的燕秦长城进行了调查，此前还发掘了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出土了上有统一度量衡铭文的秦陶量^④。这些，可以说都是东北长城考古上的重要突破。

那么，辽东古长城，即自辽西越医巫闾山、跨辽河东行再折而南下的长城线，其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多少年来，多少历史家、考古家一再考证，几乎都一致认为燕秦汉古长城由辽西进入辽河以东地区，是在开原一带穿过的。而秦长城因袭于燕，汉长城又因袭于秦，三代一线经开原，几成定论。现在，由于辽东沈抚地区汉代烽燧遗迹的考古新发现，却动摇了这一论说，提出了新问题。

1981年文物普查，抚顺市博物馆考古队肖景全、张正岩、延德玉等在浑河由沈阳流经抚顺的区域内，发现了一群汉代墩台，自西而东沿河分布。后来，经我和马沙、魏凡三人实地了解，多方探考，认为它就是我们考古工作者曾一直为之探寻不止的汉代辽东长城的列燧遗迹。

兹将这一研究结果叙述于下。

(二)浑河北岸汉代烽燧发现概述

浑河发源于吉林哈达岭西麓，自清原西南流七百余里，经海城西境注入辽河。沈阳、抚顺则位于浑河中游。发现的烽燧，大都座落在抚顺浑河北岸临河山地的丘顶上，居高临下，周围河谷平川尽收眼底。

烽燧行列，基本是傍着河岸，成群分布，一线穿连。先由西东行，然后折向南行。具体方位是，其西端自沈阳东郊高坎的腰沟入抚顺高扬所在地，即市

种畜农场后山,向东经下房身、滴台、戈布、北关、施家、果树、新村、前甸,以迄东端章党的黑虎、白龙二山。这是一条东西线,延续六十余里,发现烽台十六座。至此,烽燧线复于东端的甲邦,即浑河与东洲河的交会处,转折南行,傍东洲河东岸,经东洲以迄关口的营城子。这是一条南北线,延续十余里,发现烽台五座。特值注意的是,这一段汉代烽燧南北线,恰与北来南行的明代辽东长城边墙趋于平行,进而复合。汉燧与明边并行一地,非出偶然,可为深思。

如上所述,发现的汉代烽燧台址,截至目前为数已达二十余座。一般每隔三、四里或四至五里就有一座。其中两台相距最近的有二里,个别的最远有六里。其间不排除可能有漏失的台,更可能是有的台湮没无存了。这些台,绝大部分都位于较低丘陵或不高的傍河台地上(海拔均约在百米上下),彼此联成一道整体,线路清楚。唯一比较特殊、突出的,是位于烽燧线东段,即章党附近,从宫岭到土口子之间往来抚顺——新宾的交通要道上,西有黑虎山、东有白龙山,对峙如阙;山势陡直,平地拔起,显得比其它山丘高而险峻。其山顶上各有一高大烽台,遗有不少汉代文物。汉代于此上设台,无疑是用来扼守此道山口要隘的。这样,看来列燧线经此更往东去了。后来,此二台复为明代修整利用。

现在,再来看看这些烽台本身的形制构造。凡已发现的台,全为土筑,原来当为方形,下大上小,经千百年来风雨剥蚀,多已漫患倾圮,成为圆丘状,一般存高3—5米,台基底径多在5—8米左右,个别的大小不一。在台上和台周十米或几十米方圆内,普遍发现有遗物,以绳纹板瓦、筒瓦与各种陶制器皿最为常见。有时还采集到兵器、铁农具残件。在台的附近不远还发现了同时代遗址,可看到文化层堆积。就中以重点调查了解到的东端前甸位于市制靴二厂后山的烽燧台址,很是重要。经对台边露头的遗迹观察分析,发现有成片的瓦砾、石块因塌落而被埋存在土里,中有不少瓦、石经火焚过。堆积的红烧土层很厚。周围汉代瓦砾、器片散布很广、疏密不一。其次,我们还在西端滴台河丘山顶看了两座烽台。其中一座不但台址保存很好,而且四周遗存也较复杂,并辨认出一道自台边往下顺着山脊逶迤延伸的垣墙,很长,断断续续,是否通向另一烽台,由于林深草密分析不便,有待适当季节专门探查。

关于烽台群的时代。从上述各类遗物判断,时代主属西汉。例如绳纹板瓦、筒瓦,多种多样,但从形制与纹饰看,是西汉的,与辽南等地遗址所出西汉瓦基相同。陶器中以泥质灰陶的罐、盆类最多,还有壶、

钵、豆、甑等类,大都直唇、侈口、折沿,或肩部有弦纹,腹部有绳纹为特征,是西汉陶器普遍具有的特点。其中凡器型明确的,不少可定为西汉的中、早期器。再如夹砂红陶绳纹瓮一类器,更是自战国以至汉初的典型器。不过,整个看来,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属于战国和秦的器类。铁器中的耒与锄,亦具西汉农具形制。据此综合比较,我们推定烽台群基本属于西汉一代,主要是在西汉中前期,也不排除有晚到西汉后期或东汉时期的。当前问题是,这还需要分别对各台的文物标本进行具体分析、精确断代。这是极关键的一步,由此才能进而对整个烽燧群的起始时代和延续时代以至何时弃置不用作出全面判断。

现在,可以总起来提出这样几条,做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1. 这些台大都一线布署在浑河沿岸低山丘陵或不高的河崖台地上,依山为障,临河为堑,加之这一带正位于往来沈阳——抚顺——清原或新宾的交通要道上,其所具有的军事防御性质无疑是重要的。且可指出,此一段东西行的汉代烽燧线,几与今日由沈阳到抚顺、章党的铁路线紧相平行,只是一在山上,一在山下,皆傍河而行。同样,其折向南行的烽燧线,复与明辽东边墙遇合,有助于对此一历史现象的分析。因为从历史上考察,这一带正是西汉时期辽东郡中部的北边要地和后来玄菟郡的中心地区之一。

2. 每个台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台与台均布列于一条线上,距离大致相等,一般每隔三四里就设一台,保持了可以互相了望、彼此呼应的程度。可见,这些台实际是一条有组织、有序列、有联系的防线,与那种单独建立在高山顶上的烽火台有很大不同。又据实地了解这道线,在东端章党因处于大伙房水库淹没区,恐已无迹可寻,是否再往东去现难判断,只能推测:是否也有可能此线经此便沿东洲河转折南行了,但过营城子复又不见;是否被后来明边墙所利用、改筑以至难予认出;假若到章党继续东行,而于此又沿东洲河南伸,就更可能形成卜字形烽燧线了。这几种可能都有待进一步勘探。至于西端的烽燧线,业已探明是往沈阳方向延伸,且确有发现。因此,可以认定这乃是位于汉代辽东郡东北边一道相当长的、由无数烽台或可能接以垣堑构成的军事防御线。

3. 更令人为之注目者,这道烽燧线与其周围,特别是与河南岸平川地上发现的汉代城址、村落址以及其它遗迹、遗物的分布相契合,密切相联。凡在线之北,即线外一带山区,迄无汉代遗迹的发现,可是在线之南,即线内,也就是在今抚顺市区、郊区及与县毗邻地区,汉代遗迹文物就多了,有的还很密